

陸宣公全集釋義十二

| | | | |
|------|-----|---|----|
| 庫文閣内 | | | |
| 二八函 | 四〇九 | 漢 | 書類 |
| 二四架 | 二四 | 書 | |
| | | | |

| | | | |
|------|-----|---|----|
| 庫文閣内 | | | |
| 三三函 | 四〇九 | 漢 | 書類 |
| 二二架 | 二四 | 書 | |
| | | | |

| | | | |
|------|-----|---|----|
| 庫文閣内 | | | |
| 三〇六函 | 三八四 | 和 | 書類 |
| 二四架 | 五一 | | |
| | | | |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和 38451 | | |
| 冊數 | 12 (12) | | |
| 函號 | 206 | 677 | |

別集卷之十二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二

淺草文庫

日本

尾張

石川安貞

著

制誥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王者之制文苑王上安不忘危弘其道則文武齊致教

其人則農戰兼務故雖縣內文苑註集縣內作當無事不可去兵況

密邇寇虞于紀稔慝都邑郊甸騷然靡寧聿求信臣特

建戎號濟人夷難允屬勳賢京畿渭北節度使兵部尚

書行在左都虞侯通典中軍四千人左右虞侯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渾瑊忠

貞博厚温恭簡肅持重不撓好謀而成居業克敦其詩

書受賜每陳於廊廡漢竇嬰傳吳楚反時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所賜金陳廊廡下軍

好謀而成

論語述而

文敦詩書

左傳僖二

十七年文

陸宣公集

卷之二十三

一

士過輒令財取能推誠而撫下不伐已以拒人委任中

為用無入家者外咸著聲績夷險一貫隱然殿邦朕越在郊垆偏於兇

醜授之師律式是戎昭侍文苑註集作警衛增嚴斥候無爽檢

身齊衆同士伍之勞苦史吳起傳與士卒分勞苦敦陣整旅壯行列

之威容靜以伐謀動而制勝臨危勵節予有賴焉王圻

之內沃壤千里綿亘商嶺屏於南門觀風靖人詰禁誅

暴俾爾兼領用孚于休可京畿渭北渭南金商節度觀

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舊唐杜亞傳亞字次公少頗涉學善言物理興元初

召拜刑部侍郎出為淮南節度

淮海奧區

文苑淮海上有門下字集作勅張衡一方都西京賦地之奧區神皋銑云奧美也

會兼水陸漕輓之利有澤漁山伐之饒俗具五方地綿

千里聿求良牧豈易其才今又革車方興軍賦屢調體

於寬大則事缺務於辦集則人殘自非剛柔適中文武

兼備其何以副我憂屬惠綏南方正議大夫唐百官文

品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杜亞識精

體要學究宗源妙於用而有常通其變而能久為理敦

教化之本立言參禮法之中道無溜磷論語陽貨不曰

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安國曰磷薄也行有枝葉記表

回翔省闕處彌綸獻納之勤踐歷方州著清淨循良之

稱其嚴重可以鎮俗其才術可以匡時休有令聞輝映

朝列朕以東南思又注意求賢爰輟名臣俾寧藩服往

率厥職時惟欽哉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
克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使下文苑有敬
官勳封如故字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舊唐書虔王諒
德宗第四子貞

元二年領蔡州節度大
使申光蔡觀察等使

自昔哲王疆理天下必選其明德樹之宗親參制藩維
夾輔王室賢戚並建時惟休哉長淮之西厥壤千里人
靡寧息于茲有年朕其永懷慘若焚灼思得良帥代予
安人釋其危疑彰我信惠以親而授其在於茲開府儀
同三司虔王諒性本溫恭生知忠孝祇服訓導躬行不
渝言皆副誠事必求當端慎可以鎮俗寬厚可以長人
底綏一方庶允憂屬可申光隨蔡等州節度副大使管

內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

唐朝臣振武節度論惟明鄜坊觀察使制文苑
唐上

制
當細看

分命使臣分上英華
有門下字統臨方岳弛張之道蓋亦從宜近

甸無虞則但廉風俗邊陲式遏則兼假旌旄詩民勞式
遏寇虐疏

遏禁
止之名制雖殊委任俱重膺是選命莫非勲賢開府儀

同三司檢校兵部尚書兼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等州節
度觀察處置等使平樂郡王唐朝臣嘗總偏師邁于多

難仗義率眾臨危不迴保全關衝抗絕兇逆守而能固
出則有功每急病而讓夷急以下魯語臧
文仲語夷平也嘗以寡而敵

眾竟殲大憝克集茂勲炳然貞心堅若金石洎師旋歸

按俗頒條軍旅慰安流庸悅附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克右衛使

上柱國建康郡王論惟明釋位勤王左傳昭二十六年諸侯釋位以間王

政有赴難之節扞城禦寇有持危之功奉主忘身棄家

從國越自邠甸再踰巴梁險阻艱難靡不陪扈忠義所

在生歿以之久司禁戎益茂勲績器質敦實識度寬敏

通明吏職練達武經本之以純良輔之以才術俾居藩

翰僉謂汝諧朕以北控單于國之巨鎮彼方戎帥沉痾

是嬰臥護邊軍漢汲黯傳拜黯為淮陽太守已淹寒暑

憫其盡瘁難以重煩爰咨信臣更踐厥職朝臣可依前

檢校兵部尚書兼單于大都護通典掌所統諸蕃慰撫征討斥堠安輯蕃人及

諸賞罰叙錄勲御史大夫克振武綏銀廓勝等州節度

營田處置押兵藩落等使惟明可依前檢校工部尚書

兼鄜州刺史御史大夫克鄜坊丹延等都防禦觀察處

置等使餘並如故臣餘並如故文苑作功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周制以輔翼之臣出作方伯漢官以牧守之最擢拜公

卿其在匡時中外同體朕以大勞未久勤卹於黎元多

難薦興注意於藩岳就加命服式寵能賢則增秩進律

亦古之道也後漢蔡茂傳郭賀拜荊州刺史有殊政顯宗賜以三公之服前漢黃霸傳霸為潁川

大守治為天下第一天子下詔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

部尚書使持節潤州諸軍使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克

吳本浙下有江字

鎮江軍浙東西節度觀察等使韓滉忠肅剛直清公簡
儉持至公以檢下強禦必繩詩蕩曾是強禦疏任威使氣秉大節以
事君險艱無易慮能恤衆明足照姦歲發勤王之師日
增贍國之賦軍無撓敗俗以阜康殿于大邦理平訟息
朝有勸典昭升乃庸胙土以報勤左傳隱八年胙管之土而命之氏懋官
以旌德底入江甸永孚于休此句書太甲文可檢校尚書右僕
射進封昌黎縣開國公餘如故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舊唐書嘉王運代宗十五子

度土分疆設官蒞事因時設制期在理安必順物宜且
從人欲返圖既溢則疏邑以制州統攝或乖則分部而
建長沿革之道亦何常哉滄海之隅地饒俗阜隱然北

土實曰雄藩鎮撫之宜是資懿戚開府儀同三司嘉王
運氣本元淳重承先訓忠肅孝友寬仁惠和勤於服儒
樂在為善施於事任必有可觀舉不失親至公斯在欽
率厥職永孚於休可橫海軍節度使滄景等州觀察處
置等使勳封如故

馬燧李臯賜實封制

列爵以旌德胙土以報功國有褒章是用褒勸朕以不
德間逢多虞蒲坂有叛亂之臣淮沂有僭逆之帥萬姓
罹害四方靡寧奉誠軍節度兵馬元帥檢校司徒兼侍
中馬燧聞難之初忠誠奮發躬帥士旅討茲不庭略地
如歸攻城必克晉絳磁隰靡然向風元兇勢窮竟就梟

戮清我旬服時惟茂勲舊唐馬燧傳李懷光據河中燧遣使招諭之晉瓘慈相次降攻

絳州偽刺史王克同與大將達奚小進棄城走是歲天下

下蝗旱物價騰踊軍乏糧餉而京師言事多請捨懷光

上意未決燧以懷光逆節尤甚河中密邇京邑反覆不

可保信捨之無以示天下燧以數百騎朝于京師燧曰

臣雖不武得務糧支一月足以平河城中上許之乃合軍

于長春宮懷光將徐廷光守宮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

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曠日持久之傷必甚乃挺身至

城下呼廷光喻之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建

大勲奈何棄祖父之勳力背君上為族滅之計耶賊徒

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不遠數步爾當

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率眾出

降燧以數騎徑入城處之無疑眾大呼曰吾輩復得為

王人矣渾瑊曰予嘗謂馬公用兵與予不相遠今觀其

行兵吾不迨遠矣燧率諸軍濟河陣於城下是日賊將

斬懷光首荆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戶部尚書嗣

以城降曹王臯親率全軍抗於強虜晝夜不息迨於三年謀成

必臧師出皆捷復斬黃之地舊唐李臯傳希烈遣驍將

道臯遣伊慎將七千衆禦之列三柵齊出奮擊不為行

至分兵圍之部隊未嚴聲鼓而三柵齊出奮擊不為行

陣賊亂少誠敗走斬拔安陸之城臯遣伊慎王鏐將兵

首萬級封尸為京觀拔安陸之城

為固攻之不下希烈遣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來援臯

命李伯潛分師迎擊於應山獲戒虛及大將裨將斬首

千餘面縛戒虛之城下使人說之賊曰得大將賓佐為

信當降臯乃使王鏐馬羈繩城而入城中大呼乃出降

上隱其威名保入江漢並著節于國存功于人跡效炳
然僉議攸屬雖懋官已序而食賦未加疇庸之科無乃
有關宜其寵錫以答殊休燧可賜實封五百戶通前七
百戶臯可賜實封三百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等使制

食貨所資邦家大本總領之重必推元臣故周以冢宰

制國用周禮冢宰賦貢以取其用魏了翁云賦者井地

也漢以丞相調軍食漢蕭何傳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

給食官給人足謂之善經今戶口凋傷財產衰耗邊疆

未靖役費尚多思欲均厚澤之征權重輕之制國無匱

乏入不怨咨運籌佐時其在良輔金紫光祿大夫檢校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克鎮海軍浙江東西

節度兼江淮轉運等使晉國公韓滉昔事先朝嘗掌邦

賦貞心獨立一志在公吏無姦欺財以饒羨自臨江甸

事舉風行舊唐韓滉傳大曆五年改戶部侍郎判度支

及納多務因循滉既掌司計清勤檢轄不容姦妄下吏

允集艱食用康介于方隅未極材術宜其弘濟式副具

瞻可克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餘如故

李叔明右僕射制舊唐李叔明傳叔明并東川

及願甚叔明理之述二十一年招撫吐度夷落獲安

危臨難當誓以死昇奉父嚴訓著勳

行止兩全必惟明哲致其用以匡國敦乎道以保身周

旋令名始終不替斯賢者極致而行之實難金紫光祿

大夫守太子少傅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梓州諸軍事

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克劔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

度事管内度支觀察處置等使蘇國公李叔明稟粹挺

生鬱為邦傑虛懷朗暢達識周通早以器能累更在遇

中外所踐必聞林聲嘗尹京師姦豪屏息洎臨方岳風

俗澄清吏服嚴明人懷德惠憂公奉職勵節存誠服勞
 王家行及二紀以茲盡瘁沉恙所嬰扶疾趨朝披誠告
 老固陳衰瘵深戒滿盈情皆發衷語且形泣視其激切
 良所軫懷敦勸既頻辭乞彌固繼獻章疏期於必從省
 之憮然用增感歎雖惜其舊德往泄遐藩而憫以高年
 難違懇志猶資碩望俾長庶寮罷方鎮之煩總中臺之
 重通曲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為中臺式彰尚德且示優賢可依前守太
 子少傅唐百官掌曉三師德行以諭皇兼尚書右僕射太子奉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
 李澄贈司空制舊唐德宗紀澄貞元二年卒廢朝一日贈司空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詩蒸民文求之昔賢鮮克全備良以謀
 始匪易慎終尤難其有志奉公家方輔王室見危而立

節將沒而陳誠操尚堅明謀猷深遠憂國無忘於顛沛
 周身不離於令名杜預左傳序聖人包周身之防有臣如斯可以旌勸
 故義成軍節度滑鄭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武
 威郡王李澄天授將材漢韓信傳天授非人也勇而多智臨危不
 懼見義必為崎嶇險艱勳節兼著勤於廣業曾未遑安
 帶甲臨戎連年野處積勞成瘁霜露所侵瘖疾攻中癰
 疽發外迨茲病亟不替忠誠憂國疚懷戀闕流涕懼軍
 戎之乏帥念方鎮以為虞上表披陳懇求代免辭情激
 切備慮精深視之感傷當宁與歎禮曲禮天子當宁而
君視朝所處雖史魚之陳尸納諫家語困誓衛蘧伯玉賢
守立之處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

首及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生
 而不能正其君則成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隴下於我
 畢矣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愕然失容
 曰是寡人之過也命之殯於客位進遽伯玉而用之退
 彌子瑕吳漢之在疚獻謀後漢吳漢傳漢病篤車駕親
臨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
 而遠之慎無赦比方於此不足多尚天胡不容奪我良帥惻然
 嗟悼用切深衷始終存義澄實有之褒美飾終是宜加
 等可贈司空賜物五百段米粟三百石以左散騎常侍
 歸崇敬克使弔祭所緣喪葬並准式官供仍以澄上表
 宣付史館以彰忠節

除鄧州歸順官制

迫以兇威陷于寇境義不受汚忠能奮誠履重險而不
 回易象傳習坎重險也疏謂處疾風而逾勁顧顛之詩
上下俱坎是重壘有險

禮祭統至
 鼎當入下
 卷功載鼎
 鼎下

州忘軀徇義獻款投誠足以勵彼勤王激其汚俗去逆
 效順固先典之攸嘉懋賞勸功驗彝章而不昧禮祭統
鼎有銘
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咸從序用俾服官常可
世者也衛孔悝施于烝彝鼎

李納檢校司空制

鄭武公父子繼為周司徒內居股肱外作藩翰詩美緇
 衣之德詩緇衣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傳稱夾輔之
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

勳左傳僖二十四年鄭有平惠之勳註平王東
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號鄭納之是其勳也我懷斯

人今得良弼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克平盧淄青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

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隴西郡王李納字

量宏博質性沉毅體仁能斷易文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見善必遷
聞茂建勲績屬淮夷構亂東夏震騷奮旅徂征坐籌制
勝解商丘之難攘彼兇殘釋陳城之危俘厥渠帥德功
克懋官賞宜崇庸建上台舊唐李納傳希烈圍陳州納遣兵與諸軍奮擊大破之因
解圍加檢校司空宜賜真食惟乃先服勤勞王家書金以殿邦
之勲參論道之職俾爾嗣績光于前人荷國之寵章承
家之丕構敬慎厥德永孚于休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仍賜實封五百戶餘並如故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二十三終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二十四

日本 尾張 石川安貞 著

制誥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集覽券符契也以鐵鑄之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文

有若咨爾某官某嗚呼工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

下者所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
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已姑

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達
反仄于厥衷阻衆興戎結黨拒命豈非上失於所撫而

下失於所奉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湯誥我實不

德兆人何咎俾廢其生業離於室家陷于困窮歿于戰陣老疾廢養孤惇靡依怨結蒼生感傷和氣朕為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長興以思夕惕以悼自嗣位迄今六載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衆心之厭亂思所以保安叶於朕懷若應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左傳僖五年虢仲虢叔為文子孫代代為國勲臣山河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

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誓朕不食言傳食盡其言偽不實何以享國嗚呼其祗若命用保無疆之休

賜安西管內黃姓勳官鐵券文

唐回紇傳安西北廷自天寶末

失關隴朝貢道隔安西北廷節度使李元忠二鎮節度留後郭昕數遣使奉表皆不至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鶻乃得至長安帝進元忠為北廷大都護昕為安西大都護是蓋當在此時黃姓未詳通典勳官大將六口中營建山引軍門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八月丁巳朔三日巳

未皇帝若曰咨爾四鎮節度四鎮集覽龜茲子闐焉耆疎勒管內黃姓

兼試大常卿頓啜護波支惟爾乃祖乃父代服聲教勤勞王家勳書于鼎彝族列于藩籍爾克紹先祖之烈而

重之以忠貞嗣守職官祗若朝化率其種落保我邊陲

丹誠向化萬里如近是用稽諸令典錫以券書若金之

左傳僖九年加之以忠貞

堅永代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臣爾其欽承勿替休命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四鎮北庭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自祿山首亂中夏
不安藩戎乘釁侵敗封略道路梗絕往來不通哀我士
庶忽如異域控告無所歸還莫從朕未嘗一夕忘懷而
事勢不及相卹興言軫念忽以涕流卿等咸蘊忠誠誓
死不屈或早從征鎮白首軍中或生在戎行長身塞外
克奉正朔堅保封疆援絕勢孤以寡敵衆晝夜勞苦不
得休息歲時捍禦不解甲冑勲高百戰義叶一心介然
孤城獨守臣節日來月往三十餘年奉國之誠久而彌
勵求諸今古忠烈莫儔義激人倫名光史冊蠢動知感

况於朕懷朕嗣守洪業君臨宇內思安兆庶以絕戰爭

遂與贊普

唐吐蕃傳其俗謂疆雄曰贊普約定好和集蕃

漢士庶告天地神祇設壇會盟永息邊患疆場罷警於

今六年近以賊臣朱泚背恩警犯宮闕贊普又遣師旅
助討姦兇兩國交歡事同一體北庭去此遙遠信使難
通於西蕃既非便互在國家又絕來往永念士庶隔在
殊方歸路無因親戚永訣為人父母實所感傷已共西
蕃定議兼立誓約應在彼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
並放歸漢界仍累路置頓供擬發遣待卿等進發然後
以土地隸屬西蕃今故遣大常少卿兼御史大夫沈房
及中使韓朝彩等往彼宣諭仍便與西蕃交割卿等宜

通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携速圖進路復歸鄉井重見宗親生人之情莫重於此一勞永逸固不合辭卿等誠節昭宣勳閎茂著到此之後當持甄升仍給田園以贍生業必令優厚用答忠勞如有資產已成不願歸此亦任便住各遂所安宜勉良圖副我勤想夏熟卿等各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回紇可汗書

皇帝敬問可汗弟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以婚姻約之以兄弟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因賊臣背恩構成嫌釁天不長惡尋已誅夷使我兄弟恩好如舊周皓及踏本嚙黑達干等至得弟來書省覽久之良以為慰弟天

資雄傑智識通明親仁善鄰

此句左傳隱六年文

敦信明義罷戰

爭之患弘禮讓之風保合太和

此句易象傳文

用寧區宇惟茲

盛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與弟叶契為君之道本務愛入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之覆育其於廣被彼此何殊况累代以來繼敦姻戚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奉今圖自茲以還情契彌固垂之百代永遠無窮緬想至誠當同此意所附踏本嚙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頗叶通規待弟表到即依所請宣示百寮擇日發遣緣諸軍兵馬收京破賊頻立功勳賞給數多府藏虛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疋至來年三月更發遣一般餘並續續支付弟宜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並却歸本道至彼宜差

入送過令其速達弟所寄馬並到深愧厚意

賜吐蕃將書

文苑將下
有相字

勅尚覽鏢論莫陵悉繼等至省所陳奏朕具悉之國家
與大蕃親則舅甥義則鄰援息人繼好固是常規朕嗣
位君臨思安兆庶常以信讓為事不以爭競為心區域
雖殊覆育寧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朕同心重
修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言至嚴至重
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勒於清水碑石審
詳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臣稱兵竊據城闕尚結贊志
惟嫉惡義在救災頻獻表章請收京邑朕以宗廟社稷
悉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酬賞遂許四鎮之地以答收

京之功旋屬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馬便自抽歸既未
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豈合更論朕欲苟循彼情便
令鐫刺則是文苑有事字非務實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

於此凡曰通好貴於推誠將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
利但以事之去就須定是非若不辨明便成姑息親鄰
之義豈所宜然故遣使臣與卿詳議卿是大蕃輔佐必
當智識通明事理昭然不足疑惑倘有他見宜具奏聞
審細研窮須歸至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贊普絲絹一萬
匹段者本來立約亦為收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為
小事二國和好即同一家此有所須彼當不怯彼有所
要此固合供以有均無蓋是常理贊普若須縉帛朕即

隨要支分多少之間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匹亦當稱
彼所求朕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
大和想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美無窮勉
思令圖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與來
使同往書中意有不盡並令趙聿口宣尚結贊論莽羅
等嘗總師徒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則可嘉其所領將
士等朕先許與賜物一萬匹段並已排比許卿所商量
指定此使却回卽發遣往今各賜卿少物至宜領之

賜吐蕃宰相尚結贊書文苑賜作勅

勅尚結贊卿天資材術作輔大蕃識通古今志奉忠信
義聲著積遠近流傳比聞入典樞衡近知還總戎務二

國所定和好首未是卿商量得卿却來深以為慰昨者
邊軍狀奏彼國兵馬踰越封疆朕以畫界立盟先有定
分贊普素敦仁義卿又特稟純誠背約侵漁必無此理
但勅邊城自備不令輒動干戈若使效尤左傳莊二十一年鄭伯效尤

先恐成交惡左傳三年初疑界首遊奕少有乖宜不謂

大發師徒漸加侵軼左傳九年彼徒我車與兵動衆懼其侵軼註軼突也

必合有名蕃軍此行未測其故朕自嗣膺寶位卽與贊
普通和敦以舅甥結為鄰援懲戰爭之弊知文苑禮讓作弘

之風彼此大同務安衆庶乃於境上建立壇場契約至
明誓詞至重告于皇天后土諸物百神有渝此盟殃及

其國左傳僖二十八年有渝此盟無克祚國註渝變也朕敬奉誠約分毫不移

信使交歡歲時無絕碑文具在可以明徵豈有一事不行一言不信頃令趙聿專往近方從彼却回兼聞彼蕃使同來至今獨文苑作猶在道路卿所論奏朕並未知待詳事由乃可商議既稱和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明豈其可罔卿智識明達朕所深知頃年猶舉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事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竝聞還奏以副所懷趙聿及蕃使合到待覽表中意旨續即商量報卿卿涉遠而來當甚勞頓今賜卿某物至宜領之秋冷卿比平安好將士並存問之

賜尚結贊第二書

趙聿及論拱熱等至得卿表奏具見懇誠省覽言辭即稱和好及覩事跡唯務侵凌矛楯若斯將何取信審察書中之意蓋求四鎮北庭如此事宜足得商議既言通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祇豈其可罔又聞放縱兵馬蹂踐禾苗邊境之人大遭驅掠在此未為深損於彼殊非遠謀卿之用心何乃至是國家利害計須久長和好之道既虧仁義之風何在卿智識明悟朕所深知頃年猶發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必若守其盟誓務在同和即收斂兵車速歸本界所掠百姓一切放回然後可表卿直心信卿來奏續

卽遣使與論拱熱同往諸事並有商量交歡必令得所
或密懷他意將欲別謀彼雖未說實情此亦略爲准擬
但緣誓約本重朕意不欲先違以此勤勤合有相問佇
聞來奏以副朕懷

賜尚結贊第三書

賜文苑作勅

勅尚結贊蕃使論拱熱等與趙聿同列

文苑作到

卿所陳奏

朕具悉之誠意勤勤志敦和好上以成舅甥之義次以

結鄰援之歡外以彰禮讓之風內以息戰爭之患兼此

數事文苑作美昔賢所難非卿材越等倫識通今古豈能匡

輔大國弘宣遠圖施美利於當時傳盛名於不朽

不朽左傳

襄二十眷懷明略歎尚良多然以贊普來書務於叶睦

四年文

卿之所奏亦貴通和初覽其言實嘉德義及觀其事頗

訝乖違以卿賢明朕所信重棄義踰約計必不然未測

事由因何至此頃年所定和好言約頗謂分明至如四

鎮北庭元不割與蕃國及朱泚悖逆作亂上都卿仗義

興師請收京邑遂許四鎮北庭之地將以報答成功旋

屬炎蒸蕃軍便退奉天之約豈可更論事甚分明固無

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同通體商量有何不可大蕃必

若要四鎮北庭之地卽合直以情言彼但露其誠心此

亦自有分義豈假文苑作可曲徵前事廣起異端仍發師徒

務張威勢蕃使猶未至此蕃軍早已越疆或稱欲自赴

朝或云更定言誓旣虧盟約且失禮儀言與事乖將何

取信夫人君立國必不徒然惟漢與蕃各受天命勝負
 固有定分強弱寧由力爭卿欲以衆相侵以威相脅謂
 天地可罔謂盟誓可渝卽當肆意所爲不作何必更論
 和好倘欲守其前約敦以親鄰去就之間固宜有禮遣
 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是何道理和好者禮義之
 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端懸殊理不並用今欲以用死文
 甲兵之勢定和好之辭事必不成縱成何益卿識見通
 敏器宇沉詳如此事安不言可悉未知來意竟擬如何
 且首末論和是卿商議清水會盟之日卿又親發誓辭
 將期去殺好生修文偃武永安兆庶垂法于孫天下稱
 嗟以爲盛美未經數歲遽有變移非獨見謂於四方亦

書武成偃
武修文

惟利是視
左傳成十
三年文

將取笑於千古以此思度甚欲通和彼雖小有侵陵朕
 亦未卽交惡故遣某官文苑有某字與卿更審籌量卿若必
 務同和更無他意卽宜便歸本界遣使具述本情所須
 四鎮北庭朕當自有推議文苑作讓如或託稱繼好志在別
 圖依前縱兵不卽歸國惟利是視亦識彼懷和與不和
 於茲決定書中事有不盡竝令某官文苑有某字來口宣宜
 令速回跽望來奏所獻方物深表遠誠今賜卿某物至
 可領也秋冷比平安好

訂
吳本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二十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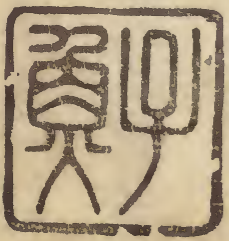
書陸宣公集釋義後
唐陸敬輿氏以忠蓋之質當版
蕩之時居珥筆之列補調餽之
職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羣
邪上書議事前後數十萬言奉
旨起艸亦不下數萬言經緯天
下錯綜人事辭婉而正義當而
明片言愛厥辟隻字憂斯民莫

不曲盡事情中於梳會其忠憤
義烈之氣切乎奮起百世之
下。雖曰文辭之妙有神哉。卽乃
至誠之感物也。偉矣。地之相去
也。若斯其逖焉。世之相後也。若
斯其寒焉。賢人君子之秉心有
所同然。我石川處士少志學。受
業深田文學之門。道義既立。學

誨並勉。夙有高邁之風。剛正之
節。信乎鄉黨朋友。嘗自言吾儕
小人在大邦也。猶細鱗小介。游
泳鉅海中。有而若此。何足算也。
雖然。古稱弗素餐。余竊思之。講
習雖末也。固我所業。因是以竭
吾才。而万一有少補理國之用。
上足以答天寵。下足以不負吾

陸宣公集 卷之二
所學大上立德不可企及其次
立功身不在其位不可無已則
言乎述而不作奚為其容易於
是乎嚮也註金鏡梓之又欽陸
子為人乃好其書嘉之仍加釋
義以行于世蓋欲與人為善也
下為者知嘉其所好以事君上
焉者能嘉其所好以臨民功業

之致豈淺乎謂之陸家孝子可
抑謂之
國家忠臣可是舉也幾文之德
矣所及其遠哉處士名安貞字
順夫
安永紀元壬辰季冬人見秦撰



安永三年甲午九月

尾州名護屋

風月孫助

大坂心齋橋順慶町

柏原屋清左衛門

江戸日本橋南一町目

須原屋茂共衛

京二條通衣棚角

風月莊左衛門

書林

以下吳楚武校刊本所并卷首

唐陸宣公集後敘

士君子稟昆侖旁礴之氣性資明敏蘊之為忠悃
發之為文章有關於世教者其唐相陸宣公歟公
明聖賢之學抱經濟之才際遇德宗累官拜相左
右贊翼開心見誠論切事情而不迂言本道德而
有據酌古今之通義為政治之準繩制誥奏議凡
二十二卷其間經綸制度典章文物靡所不具其
辭嚴其義正誠可接軫典謨焉王佐之才與伊傅
爭衡傑出漢廷賈董之右也志士仁人誦其書莫
不景慕興起余叨承

陸宣公集 卷首 三

聖朝寵命拜官知禾郡事每適郡庠覩宣公是編自
元至大間郡守王公子中重刊以永其傳歷經歲
遠編簡蠹朽而不全全者字畫模糊而不可讀遂
與同寅貳守鄗邑武公全偕教授泗濱楊公旭相
爲補缺興廢之舉迺求善本倣刊復新俾人人獲
閱全書由是宣公之文益明而益著耿耿然與金
石同不朽矣有官君子詳觀徧覽則有以見公之
長才遠識藹然堯舜君民之心也爲臣倣忠能法
於茲顧不美歟

大明永樂十四年浙江嘉興府知府淮陽齊政謹書

重梓宣公奏議跋

凡歷代名臣奏議傳之者夥矣大抵或隨時或
就事要皆出於才智之運籌而未必根於學力
之貫徹所以隨處散見與時俱泯焉耳惟我
宣公當唐德宗乘輿播遷之際紆籌策於艱虞敷
悃誠於否隔唐之社稷幾傾而復延者皆本於
公之學問淵源動墨而橫鋪經濟弘詞敏達揮筆
而傾否持危是以績奏當時典章傳萬世而不
朽德垂後裔精神貫百代而流通先大夫莊簡
公亦用之以敷歷

三朝區大計、決大疑者屢矣、是所謂家之箕裘、
國之著蔡者非耶、方今
聖天子建極綏猷、

諸明公同寅修輔、而中外翕然熙洽矣、然愚之開
誠、誠布公、尤有望治無窮之心、是用舊板校正重
梓、廣傳庶或有補于百官之承式、而仰有裨于
萬幾之鴻休也、詎直揚先世之懿範、爲一家之燕翼
而已哉、

萬曆丙午孟春望日
宣公二十七世孫刑部員外郎基忠謹跋

重刻陸宣公奏議跋

夫六籍而下、文豈勝談哉、顧在漢獨稱董賈、豈以
天人三策、皆本經術、而治安數千言、通達國體、有
三代之遺意焉、斯固敷對之嚆矢、而忠蓋之贅雉
也、唐之盛時、房杜姚宋、赫然稱首、其文詞迺不少
概見、而陸敬輿氏、乃今以奏議特聞、豈施設者在
功業、故其文不彰、議論者在文章、故其遇難合、議
者必以成敗較之、不然耳、昔人謂唐書不可不讀、
蓋事變莫多於唐、士者學以應世、亦取近世已行
之蹟、參稽其成敗、而斟酌其議論、舉而措之、可也、

然唐之多故莫難於奉天之時而倉卒應變議
論周悉莫具於陸敬輿之奏議蘇子瞻進之宮筵
以資講讀夫人主猶爾况韋布乎姚江葉公嘉惠
來學謂邇來習論道者祖玄虛而經世者尚權術
非莊老之玄幻卽管商之刻覈卮言無當主文太
峻二者無取焉欲其根本六籍若董之馴經濟時
務若賈之達舍敬輿之奏議將何則焉噫嘻蘇子
瞻文雄一代繼韓歐而接其芳躅姚江公傑然主
盟蓋登壇而執牛耳者也顧二公所推轂者惟此
則文章所重固自有在而二公之所爲文亦可槩

見矣葉公方弘臯夔之謨以贊

廟略而獨用心及此蓋謂文章之於世道所繫非小
行將挽衰薄爲渾厚駸駸乎大雅矣斡旋之力豈
不以人哉

萬曆九年辛巳冬十月知六安州事溫陵李懋檉撰

重刻陸宣公奏議跋

六安佐吏郢西劉垓著

今譚經史之書者大都推陸宣公奏議云雇其梓
堙訛不可讀姚江葉公守廬陽文章經濟乎公久
矣乃訂正重梓之以詔來者而下吏垓亦幸役在
校讐夫公之大者葉公及諸君子識之矣余復何
贅余獨于公之心有感焉蓋其奏議奚下千萬餘
言總之以不負君與學爲心卽是兩不負之真心
徒以奏議誇天下來世而不見之實用哉何竟爾
爾也嗟嗟天地正直之氣未嘗不種于忠臣義士

此頁文字極其模糊，似有殘存之文，但難以辨識。可見此書在流傳過程中，或因紙質變質、或因印刷不清，導致大量文字遺失或模糊。僅能依稀辨認出一些零散的字詞，如「宣公」、「奏議」等，與左頁內容相呼應。

而又不欲盡洩其用故用而不用必使其光史冊
垂奕世而因取藉于無窮此固天所以厚忠臣義
士而實非盛世所宜有也臯夔而上亡論已卽唐
盛時前房杜後姚宋非無諫諍于當時要之言聽
功著而人見其功不聞其議何者其開創炳烈中
興翊運于君于學兩無負矣宣公當德宗播遷之
時始不得已而有疏迨德宗易聽于衆咻而不使
所學之究所用始不得已而有疏名夫不能齊名
四臣使天下復覩貞觀開元之盛而僅以奏議聞
豈宣公意哉故曰天也天之所以厚公者固自有

在而公則無樂乎其有此也其不知者謂公之疏
不能有加于四臣之功其知者謂公不難于四臣
之功而四臣則未必能爲公之疏是皆未深知公
者公之心曰與而朝上一牘夕上一牘而空言之
無補也孰若爲四臣者朝行令而民夕受其福夕
布令而民朝受其福也彼空言無補而于君于學
終有負也此非宣公意乎今

君聖相良一德同心在事諸臣豈無忠愷如公者幸
當諫行言聽故各以功顯不以諫名葉公明時之
臯夔而以功顯又何論四臣茲于公之奏議梓之

若曰倘

主上顧問臣臣將執此以獻且臣不願有公之奏議願有公兩不負之真心臣垓敬聞命矣敢不奉以

周旋

萬曆九年十月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宋朝名臣進奏議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苑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

恭惟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

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
苛刻爲能而贊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贊
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德宗好
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
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
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
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
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
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
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

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
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未學支離譬如
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
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
加校正繕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聽贊言必能
發

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
進止

待侍

旨宣諭陸贄奏議可與不可進讀侍讀臣希呂等言
贄論諫數十百篇皆本仁義元祐中蘇軾等乞繕寫
進呈置之坐右將來開講如今進讀實有補於治道
七月丙子詔諭外官兼讀直學士讀李燾等為明
制曰可且今日講五版九年四月辛亥熈寧六年
詔講讀官同班奏事熈寧六年六月熈寧六年
聖語云朕每見贄論德宗事未嘗不寒心正恐未免
有德宗之失卿等可各條具闕失來上侍讀臣燾奏
言熈寧六年六月熈寧六年六月熈寧六年六月
陛下推誠待下可謂曲盡其至待講臣洽言德宗猜

論

忌刻薄唐書一贊盡之矣
聖語云德宗強明不肯推誠待下雖更奉天離亂終
不悔悟當彼艱難之時所宜與贄朝夕論議猶恐不
濟而每事但遣左右宣旨罕嘗面論豈能深究利害
此所以知德宗之不振也侍講臣敦詩言德宗於軍
旅間亦多是中人傳旨實情安得上達
聖語云德宗欲以此濟其猜忌刻薄燾又奏
聖言及此社稷之福於是合辭奏言臣等敢不仰遵
聖訓願竭愚衷十三年二月癸卯開講時奏議猶有
三帙凡二萬五千餘字有

旨諭講讀官令自後每讀以半帙爲率四月庚戌臣
燧等讀贄論度支令折稅市草事狀臣燧等言自古
聚斂之臣務爲欺誕以銜已能未有不先紛更制度
者
聖語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庚申臣燧讀贄所
論裴延齡書
聖語云陸贄論延齡姦惡反覆曲折如此延齡可謂
至小人臣燧言延齡之姦最甚世所罕有又有
旨特以十八日二十二日
御講筵臣燧又讀贄所論裴延齡書讀畢臣燧言君

子未嘗不欲去小人然爲小人所勝如蕭望之爲恭
顯所勝張九齡爲李林甫所勝裴度爲皇甫鎛所勝
聖語云皇甫鎛亦延齡之徒也惟臣等以庸瑣之才
幸得備員華光日侍左右仰惟

陛下天縱典學緝熙光明一話一言皆足以貽諸萬
世堯舜之聖不過如此豈唐德宗所當同日而語然
宸心惕惕每慮或蹈其失以爲寒心夫德宗親聞贄
言而棄之如土梗

陛下追誦贄語而寶之如元龜至以退朝之後傾聽
數十言而不爲倦厭又特於雙日

躬御邇英，蓋故事所未有。聖愚相去，何止高天之與下地。臣等不勝大願，乞宣付史館，以彰著。

陛下不矜不伐，執古御今之意，無任昧死俟命之至。取。進止。五月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奏。

進唐陸宣公奏議表

迪功郎紹興府嵯縣主簿臣曄言。臣所註唐陸宣公贄奏議十五卷，繕寫成帙，謹詣登聞檢院投進者。不負所學，期納忠於一時，據直而言，果爲法於後世。可謂皆本仁義，非徒曲盡事情。雖殫見聞，奚探涯涘。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言有逆順，道存是非。大臣知憂國而愛君，有懷必吐；小人喜乘時而射利，流弊無窮。顧忠邪之蹟易明，豈聽納之際難辨。倘人主用心，或好順而惡逆，則羣下進說，必以是而爲非。此忠言多致於不行，而吾道每憂其難合。惟陸贄蘊經濟

柄

之略、值德宗當艱難之初、勢雖危疑、動必剴切、無片
言不合於理、靡一事或失於機策、之熟見之明、若燭
然而數計、言之重辭之複、冀陽長而陰消、惜乎納鑿
不侔、冰炭難入、方其多難、姑屈意以聽從、逮至小康、
遽迫仇而擯棄、主眷則異、臣心益堅、第知卹天下之
安危、豈復計吾身之利害、論諫數百、雖晦蝕於建中、
正元之間、勸講再三、迺發揮於元祐、淳熙之盛、幸聖
賢之默契、宜今古之同符、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性本誠明、學全終始、既多識於前言
往行、道積厥躬、猶不遺於片善寸長、近取諸贄、折衷

追

一語鼓動四方、斯蓋恭遇

皇帝陛下、法乾行健、繼離嚮明、治已至、不忘於兢業、
德雖盛、猶樂於討論、粵自潛藩、屢披奏牘、惟精惟一、
固得於問安視膳之餘、嘉謀嘉猷、復取於攷古驗今、
之次、臣自慙魯鈍、有愧師承、妄加採摭之工、僭釋精
英之論、庶期觀覽、易究端倪、畫蛇寧免於支離、坐井
曷窺於小大、徒傾口耳、何補涓埃、伏望

皇帝陛下、置坐之隅、以古爲鑑、廓日月之明、斷制庶
政、恢江海之量、容納衆言、鑒瓜果、離賞不妄加、念兵
食、而將不輕用、斯皆治道之急務、固亦聖主所優爲、

而

使毫釐有濟於斯民則竹帛愈光於前哲其奏議并
目錄共十一冊謹隨表上進以冀勸導不吝賜教
聞臣冒犯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
懼頓首頓首謹言

紹興二年八月初七日進呈

陸宣公奏議敘

皇明衛府左長史奉議大夫三衢金寔謨

唐有天下三百年相業之盛惟貞觀稱房杜開元
稱姚宋豈其他爲相者之賢皆不及四人哉蓋君
臣知遇之爲難也夫四人者之於其君信之篤而
任之專故讒諛不能間而忠讜得以行所以一德
協和庶事用康以弼成隆化而他人莫能及非賢
才不常有也時不常有也子於陸宣公之出處未
嘗不爲之扼腕焉公以天縱之忠濟之以弘博之
學當德宗奉天之難間關扈從掌制代言忠誠剴

切足以感奮義師消彌逆節俾唐之宗社幾墊而
復植翊戴贊襄之功所居多矣秉政未幾隨罹誅
黷一斥不復以至於死使天下之人不復見貞觀
開元之盛果公之忠賢視四人者大相遠乎然以
時視之則相遠矣蓋公之不能者命也公之不亡
者天也是故忠言讜論可與日月爭光遺像廟食
可與天地同久又豈他人之所能及哉公本吳人
攜李舊有祠堂歲久就圯大理卿廬陵胡公元節
方以節鎮淞東西諸郡既作新之而文集奏議故
版漫滅復命翻刊以惠後學書成俾予識其端夫

以大理公之長材碩望景行仰止儷美先哲固不
爲難況

重熙累洽之辰

明良一心無少間隙則視公所遭之時異日語也
行將致

君堯舜而自期伊臯若貞觀開元之四人者殆不足
取法也因承命敘公之文致深願焉

宣德三年龍集戊申九月望日

哉。蓋宣公當德宗變輿播遷之日，從狩奉天，隨事納忠，盡情論列，故其奏疏炳若丹青。至於論輕重之權，破反道之說，明天命人事之義，辨治亂得失之由，陳備邊之六失，節財賦之六條，求其要必欲引君於當道也。以至制冊詔誥，何啻數十，皆辭嚴義正，動中事機，得非辭理兼備，而以氣爲助者歟。宜乎愈久而愈不泯也。先正謂立言而朽，君子不爲。蓋有由爾。公之奏疏制冊詔誥，舊有板刻，藏諸書院，年久剝落之甚。雖印流四方，觀者病其訛而嘆其帙之不全。近有順天延公祥，以練達之才，堅

清之操用輿論

廷薦知守是邦，廼於下車之初，首訪民瘼，崇尚文雅，政務之暇，訪求奏疏善本，嚴加考證，訛者斥之，闕者補之。遂與同寅同府侯公康遠、通府鄧公鏞、韓公礪、推府莫公暹，各捐已俸，重繡諸梓，命公之胤陸頡收掌，以永其傳。屬予敘弁諸首，予疎陋寡昧，無窮理之學，閱博之見，何敢以敘。然以郡守表章賢哲盛心，不可不白。義難以辭，竊惟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君非臣無以成其治功，臣非君無以顯其事業。必有君有臣，然後得以相須也。嗟夫

自古有賢明之君而不遇忠良之臣者固多間有忠良之臣而不遇其君者亦有矣若宣公之輔德宗不以其君不足與爲善而能盡事之之義誠爲人臣之表式如觀奏疏可驗矣或者謂唐之賢相獨稱房杜姚宋而公不預何在蓋房杜當太宗開創之初委任不疑故得展其底蘊以成貞觀之治姚宋適玄宗勵精之始禮貌大臣故能弘納諫諍以成開元之功至若德宗之專欲猜忌用舍乖張如延齡以欺罔而寵擢公輔以直諫而左遷李齊運以柔佞爲常伯韋渠牟以辯給爲補遺雖陸公

論諫之多十無一納殆孟子所謂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者與若俾陸公遭遇太宗玄宗之君則房杜姚宋不足爲也故品論人物尚夷其行原其心考其時何如焉耳何什一遂廢千百哉予非能文姑述公之文章相業之盛君臣相遇之難以塞來屬若公之出處始末之詳備載史冊其歷代暨聖朝崇尚之美則有先正之敘記碑誌可考茲不復贅

天順元年龍集丁丑癸九月初吉

機內署獻納，纖悉畢具，遂使跋扈革心，奸諛側目，慨然以天下爲已任者，及遭讒南竄，則閉門惟著方書數十卷，又若退然無與於當世之務者，然其用行舍藏，孰得而上下之哉！且臥龍之望，已重於草廬之下，而簿尉之調，僅拔乎書判之科，然提全蜀之衆，不能誅奸雄於大義倡明之日，而操數寸之管，乃克討叛逆於乘輿播遷之餘，顧剛明信任之至，吳魏挾一代之雄，萬策撓之而不足，精察猜忌之萌，裴竇任匹夫之術，一言間之而有餘，故知山谿之豺虎易禦，而城社之狐鼠難防，逆順之

大分易明，而邪正之並進難別，是以漢帝苦吃於勅敵，唐宗自壞於腹心，卒之營中之星旣隕，承貞之詔不起，皆天也，非人所能爲也，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言，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之論，至於今皎然與白日爭光，是則福之所以亮，二公之心者，餘豈得而盡知哉！至於立言之士，惟知就事論事，行之當時而有功，垂之後代而無弊，如是而已，足以立天下萬世之常規，則謂之經，足以合天下萬世所共由，則謂之道，夫豈道自道，事自事，議自議，經自經哉！他若魏相條晁董之對，而軾上公

之奏自是臣子事君之妙術漢文帝思頗牧而卒
得之魏尚宋仁宗相韓富而尤賢於夢卜又爲帝
王師古之卓見於彼先賢曷有損益而世乃以當
代之不用爲惜以後人之見知爲幸甚或假時命
以致怨尤焉者徒知涕泣之策殞生於賦鵬覆醅
之玄俟知於掘地而不知聖人之言曰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不患人之莫已知求爲可知是又福之
所以亮公之心者也公爲嘉興華亭人福爲鄉後
進少讀其文慕其爲人每憶朱晦菴稱子游列於
文學謂吳人得聖道之英華而多文士乃敢謂自

漢以來吳中文士惟宣公一人而已公之後未論
也故雖濫竊文科論事未獲試於機會語道不敢
托諸空言而終身景行之志則莫之敢或替焉者
適萊陽于君世和以刑部郎中來守嘉興三年鉅
細張明上下熙洽稽邦文獻重梓是集屬記歲月
以著公之文又一行也觸會初心論列鄙見以就
正有道焉方今

聖天子在上崇良黜邪求言如渴正軾所謂必喜贊
議論者而方雖傳於古人才不假於異代則經筵
講幄當熟陳是集制草章奏亦豈少若人哉福誠

輿尸之凶無幾矣而顧能滅戮狂臣收奠諸藩周旋其間足知其達誠知化也以公之才鋪陳帝矩發揚皇藻夫何遠耳而唐運不隆又見過佚未至光大亦足悲傷矣按宋軾奏議劄稱其過於子房賈誼若乃堅持大節獨立不懼又軾所未發上下今昔未有其匹也方之典謨訓誥未能相越誠白管之玄標青瑣之雅躅也藏之館匱庶幾垂不毀矣蓋公盛美非無青雲之士之表之也咸居於鄉豈能無宣贊復濫諫省每多惕心摘草也公前旣具列無勝休嗣之恥漫復敘其所云

嘉靖丁酉夏五月朔刻於鳳池里西清書舍

不淪於刻舉、此而措之、何難於理、後世子瞻有味
之、而以子房賈生論焉、亦爲未盡知公者也、頃時
弊相玄談、鄙言名法家爲俗、以故翰墨流梓、書盈
棟、充宇、非莊生之汪洋自恣、則禪之虛空無着也、
至如經濟之書、若此者、獨缺焉、是猶舍五穀而索
瓊田之粟、以療饑、棄井泉而冀瑤池之漿、以止渴、
余甚惑矣、而慨然有是書之梓、非直以經世之用、
蓋竊欲以挽世之流、令讀是書、曉然平治之道、若
取諸掌、不以彼而易此也、是爲敘、
萬曆九年辛巳、龜七月既望

祝山素表題陸宜公奏議

讀宜公奏議說

祝山素表

唐世賢相、善謀善斷、尚通尚法、尚直尚文、功業素表

非無可稱、然皆出于才質之美、而未嘗根于學問、殆

不免乎朱子所謂村宰相者、獨魏鄭公耻其君不爲

堯舜、進諫論事、每以仁義爲勸、頗爲知學、夫何建成

之事、君子病焉、吾所敬服者、惟陸宜公乎、論諫數百

炳若丹青、雖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今觀奏

議一書、若罪已改過之言、用人聽言之方、以及備邊

馭將、財用稅法、纖悉畢舉、其學之純粹、蓋三百年間

一人而已、德宗僅能聽其一二、尚能削平朱泚、恢復

房杜只是箇
村宰相見語
類

此一篇載章楓山集此以
為真作者訛矣

舊物使盡行其所學貞觀之治尚足言哉嗚呼有王
佐之臣而知之不用用之不終於公固無所損益然
唐之天下則可悲矣

琅琊王世貞誤

